

实力作家最新长篇巨献

长江文苑 长篇小说

2008·6
夏季号

A LITERARY
MAGAZINE

博览群书的笨蛋 / 刁斗

——我哥刁北年表

明天有暴雨 / 谈歌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38-220

全国统一刊号：CN12-1037/X

2008年06月

总第4期

订阅价：18.00元

长篇佳构 精彩阅读

长江文萃

—— 2008年 夏季号 ——

长篇小说

社长主编 刘益善

执行主编 胡翔

编辑部主任 汪静玉

长江文艺

2008年 夏季号

长篇小说

目录 MULU

社长主编 刘益善
常务副社长 胡翔
常务副主编 何子英
副社长 吴大洪
副主编 曾楚风

主办: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长江文艺杂志社
出版日期:6月10日
地址:武汉市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027-68880620
邮政编码:430077
电子信箱:cjwycp@163.com
国际标准刊号:ISSN0528-8384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7/I
国内发行总代理:北京邦道文化有限公司
(010-831303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阅价:18.00元
印刷: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4201004000374

篇名题字 郭衍怀
美术编辑 徐峰
法律顾问 皮剑龙 岳琴舫

长篇小说·2008年夏季号

003 编者的话 / 胡翔

004 博览群书的笨蛋——我哥刁北年表 / 刁斗

作家刁斗笔下的“我哥刁北”，是一名墓园临终遗言的撰写人，我们时代的同行者和“边缘人”，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常常独自吹奏思想之“魔笛”。在他五十岁生日这天，他宣布自己的精神生命已然完结，并邀请刁斗为他写一部传记。

“我哥刁北”的“年表”，是一个新中国另类知识分子的生命刻痕，是一个长期遗世独立者的精神自传。思想者颠蹶坎坷的人生轨迹，串联起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历次政治运动，沉痛的记述饱含着深刻的历史反省与精神拷问。借助“年表”，“我哥刁北”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他在否定中自新，在毁灭中涅槃，在妥协中抵达人性底部……

作家刁斗思索多年之后的泣血之作，严肃的创作姿态拒绝流俗与假象的干扰与侵袭，“博览群书的笨蛋”刁北必将为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一个新的杰出标本。

100 剩余的麦穗（创作谈） / 刁斗

102 明天有暴雨 / 谈歌

民营企业家袁家梁在春江市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这个从牢狱走向商场的奇才借助金钱的力量营造了一张巨大的利益之网，把触角伸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手眼通天，无所不能，将各色人等玩弄于股掌之上。依靠着心智与财力，他不甘于只在残酷的商战中屡屡获胜，而是雄心勃勃地迈出了向政坛进军的第一步……

著名写实派作家谈歌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解码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之路，剖析名利场中权力与资本的运作规则，窥视商品社会人们动荡不安的内心世界。

长篇佳构 精彩阅读

长江文萃

—— 2008年 夏季号 ——

长篇小说

社长主编 刘益善

执行主编 胡翔

编辑部主任 汪静玉

长江文艺

2008年 夏季号

长篇小说

目录 MULU

社长主编 刘益善
常务副社长 胡翔
常务副主编 何子英
副社长 吴大洪
副主编 曾楚风

主办: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长江文艺杂志社
出版日期:6月10日
地址:武汉市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027-68880620
邮政编码:430077
电子信箱:cjwycp@163.com
国际标准刊号:ISSN0528-8384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7/I
国内发行总代理:北京邦道文化有限公司
(010-831303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阅价:18.00元
印刷: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4201004000374

篇名题字 郭衍怀
美术编辑 徐峰
法律顾问 皮剑龙 岳琴舫

长篇小说·2008年夏季号

003 编者的话 / 胡翔

004 博览群书的笨蛋——我哥刁北年表 / 刁斗

作家刁斗笔下的“我哥刁北”，是一名墓园临终遗言的撰写人，我们时代的同行者和“边缘人”，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常常独自吹奏思想之“魔笛”。在他五十岁生日这天，他宣布自己的精神生命已然完结，并邀请刁斗为他写一部传记。

“我哥刁北”的“年表”，是一个新中国另类知识分子的生命刻痕，是一个长期遗世独立者的精神自传。思想者颠蹶坎坷的人生轨迹，串联起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历次政治运动，沉痛的记述饱含着深刻的历史反省与精神拷问。借助“年表”，“我哥刁北”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他在否定中自新，在毁灭中涅槃，在妥协中抵达人性底部……

作家刁斗思索多年之后的泣血之作，严肃的创作姿态拒绝流俗与假象的干扰与侵袭，“博览群书的笨蛋”刁北必将为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一个新的杰出标本。

100 剩余的麦穗（创作谈） / 刁斗

102 明天有暴雨 / 谈歌

民营企业家袁家梁在春江市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这个从牢狱走向商场的奇才借助金钱的力量营造了一张巨大的利益之网，把触角伸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手眼通天，无所不能，将各色人等玩弄于股掌之上。依靠着心智与财力，他不甘于只在残酷的商战中屡屡获胜，而是雄心勃勃地迈出了向政坛进军的第一步……

著名写实派作家谈歌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解码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之路，剖析名利场中权力与资本的运作规则，窥视商品社会人们动荡不安的内心世界。

我以我血荐轩辕

——写在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第一天

胡翔

推开窗户，惨白的月亮高悬于岑寂的2008年5月19日之夜，偶有乌云黑纱般掠过，月亮震颤着，仿佛上苍滴落向人间的巨大泪珠。遥望汶川方向，什么也看不见，城市的灯光无声地闪烁，不知何处传来一两声夜鸟的呜咽，有如挽歌凄苦的余音……

毫无疑问，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个日子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日子天崩地裂在天府之国，撕心裂肺于吾国吾民。里氏8级的特大地震在光天化日之下导演了一幕人间大悲剧，地震恶魔般撕开山川大地，吞噬数万珍贵的生命，将泪水、死亡、毁灭推向所有中国人的眼前！

毫无疑问，这场特大地震空前地震撼了所有人的灵魂，震醒了所有的天良和道义，伟大崇高的精神崛起于洒满泪水的残垣断壁，高扬于废墟之上的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旗帜！所有的人们用温暖的双手、滚烫的心在汶川筑起了一道血肉长城，所有的烛光、白花、黄丝带皆献上祈愿与哀思……将悲剧升华为悲壮与崇高的，是我们五千年文明血脉贲张的力量，这依稀是凤凰再生的力量！

在这样的大悲哀笼罩天地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心情向我们悲哀的读者同胞唠叨本期的两部长篇小说！然而逝者已矣，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其实都是幸存者）此时虔诚的工作，就是对那些升入天国的亡灵最恰当的慰藉。且允许我们以《长江文艺·长篇小说》夏季号献给一定会走出悲痛的亲爱读者，祭奠远去的人们吧！

我怎么越来越鄙视谈歌在《明天有暴雨》中描述的那个利欲熏心的“商业流氓”袁家梁了？为了追逐利益和权欲，他将“一切都变成交易”，把生活算计成一盘盘棋局。企图“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家谈歌确实宝刀不老，他无情地向我们展示了“天良开始大面积溃瘍”，一部分人在商品社会蝇营狗苟动物性活着的社会现象，并未雨绸缪地做出气象预报：明天有暴雨。社会现实像孕育暴雨的强对流极涡气候特征，让谈歌忧虑。在我们透过作品感受到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烈冲击力的同时，也不得不信服谈歌的这一路现实写作并非强弩之末。

刁斗如果要续写“我哥刁北年表”，一定会把汶川地震这场巨大的灾难像“非典”那样以纪实风格写进他的“历史档案”中去的。是的，在这样的时候阅读《博览群书的笨蛋》，阅读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记，阅读个人在历史这个“上帝的神秘作坊”（歌德语）中的生存本相，的确意义非凡。刁斗的可贵在于把具象的单个的复杂的人置于影响我们生活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且去除肤浅的现象作直抵人性的解剖，追问卑微、渺小、荒诞背后的形而上层面的意蕴和人的精神性目标方向。刁斗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地带为我们贡献了一部打动心灵的堪称杰作的作品。

如果说阅读刁斗时，我还忧心于在他作品中表现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犬儒主义气息，那么今天，不，从5月12日14时28分开始，这种气息便似乎被一种强烈的清晰可触的高贵情感冲荡得无影无踪了。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民族应有的精神高度和弥足珍贵的凝聚力量！

……今夜，那一两声鸟鸣声远去了，夜色静穆庄严，遥望汶川方向，什么也看不见；遥想那片废墟上与灾难搏斗的不眠的人们，山风中飘舞的鲜红国旗，我突然想起了那位躺下时，身上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文化巨人，想起了他的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诗：我以我血荐轩辕……

斗
刁

博
覽
群
書
的
笨
蛋



長江文苑

长篇小说·2008年夏季号

作者简介：

刁斗，一九六零年出生，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曾当过新闻记者和文学编辑。

现就职于辽宁作家协会专事写作，现居沈阳。

曾出版诗集《爱情纪事》，长篇小说《私人档案》、《证词》、《回家》、《游戏法》、《欲罢》、《代号 SBS》，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为之颤抖》、《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重现的镜子》、《实际上是呼救》等。



我爸死前,严重脱相,除了脸肿肚子大,其他地方皮包骨头,体重一百斤。他的身高一米七八。那些日子,他腹水的肚子鼓突出来,乌亮乌亮,像半只气球。有时他疼,会发出呻吟,类似泉鸣,我们就轻揉那半只气球,仿佛怕伤及里面的胎儿,这样他能好受一些。他好受时面部松弛。到后来,有时不疼他也呻吟,呢呢喃喃,如同他本人就是婴儿。都十天了,他下不了地,不和我们说话也不看我们,连眼皮都很少翻动。他的肝癌,是两个多月前查出来的,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我们请教了几个专家,个个都是老刽子手,判他死刑眼都不眨,只是一个月到五个月的缓刑期长短不同。被判刑前,我爸挺健康,有点轻度的小脑萎缩,没什么症状。可随着医生帮他发掘出晚期肝癌,他倾诉的欲望突然强烈,絮絮叨叨,还疯疯癫癫,一个能把深沉玩得炉火纯青的中等级别的官场中人,竟一下变成了职业醉汉。他酒量不大,很少喝酒,一般喝了也不会多,偶尔多了也不要酒疯。肝癌能激活人的语言中枢吗?没这说法。我们只知道,大量喝酒易导致肝癌,而小脑萎缩,倒擅长为语言设置障碍。我爸的状况,全拧巴着,让人怀疑他这两项毛病都系误诊。没误诊。经验总有不完备处。我爸是疯癫一个月后,忽然沉默的。那是十天以前,他去厕所,忽然感到路途迢迢,无力举步,主动向别人伸出了乞求之手,这才住嘴,戛然告别了他关注的任何事情。厕所就在病房里,距床只有五六步远。我爸是凌晨死的。有些人死前有回光返照,他就有。那天轮到我妹刁星的丈夫李宇在医院值班守他过夜。子时左右,李宇坐在硬板凳上,双臂和头搭着床沿,打起了瞌睡。忽然,他听到我爸大声说话,他被惊醒了,他又看到,我爸挺着乌亮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那双嵌在肿胀大脸上的小眼睛,精光四射地扫视左右。这是夏季里一个无风无雨的闷热夜晚,令人窒息,在一片昏黑的特护病房里,我爸缄口数日后忽然出声,还艰难地挺着肚子坐了起来,并眼放精光,这把李宇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想退后几步。他没退。“老刁家人呢?”他听清了我爸在说什么。“老刁家人,都往前坐……”李宇木呆呆地有点发懵,既对我爸的清醒感到惊讶,更为不知在我爸看来他算不算老刁家人感到困惑。他不姓刁,姓李。他伸手摸索我爸肚子,说爸,爸,我是李宇,你疼吗?喝水不?饿不?有尿没?……我爸不看他,把他的手从自己肚子上使劲推

开,说老严呀,咱们居然跨进这二十一世纪了,不易呀……又说你们俩都挺有出息的,在新世纪里……显然,我爸的“老刁家人”里没包括李宇,他的话,是说给“老严”和“你们俩”的。“老刁家人”肯定包括我和我妹刁星这个“你们俩”,这没说的,“老严”虽然和李宇一样,不姓刁,但她是我妈,是我爸的妻子,是创造“你们俩”这“老刁家人”的另一半功臣,也可以归属在“老刁家人”里。李宇脑子稍一转弯,就把这关系理顺溜了,他立刻给我妹刁星打电话,我妹刁星又与我电话合计,我们一致认为,我爸这是回光返照。我们把电话打给我妈,接上她,去医院。这时的我爸,不显糊涂,见了我们三个“老刁家人”,有种孩子似的亲近与兴奋,他呼噜噜地给“老严”和“你们俩”作报告,“新世纪”是报告主题:“这样的观点嘛,我同意,新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低声对我妈和我妹刁星说,看样子他不行了,叫我哥吧。我妹刁星也说,叫大哥吧。我妈最后说,叫刁北吧。我就出屋到走廊上,给我哥刁北打电话。这时是凌晨,东边天际正微微泛青。我哥刁北往医院赶时,我妈和我妹刁星一边一个地抱我爸拍我爸哄我爸,揉抚他肚子,不论我爸说什么,只要插得上话,她俩就一替一句当然也是轻描淡写地往我哥刁北身上扯:老刁你别光“你们俩”、“你们俩”的,他们是三个,还有刁北嘛,应该“你们仨”才对——哦,也不对,还得包括晚晴和李宇呀,还有阿斗和小璐……爸呀,你看你精神头多足,这说明你身体好了,叫大哥来吧,大哥一来,“老刁家人”就齐了,等天亮了,咱一块回家……她们说话时,大家都紧张,包括站在门口的我,也包括站在床脚,毫无意义地摆弄我爸被子的李宇和我妻子晚晴。我们都担心我爸发火。多少年了,我爸不能听人提我哥刁北,别人提他他就发火,他常说,老刁家人里没这个畜生。但那时他更受理性主宰,发火的方式主要是不屑,只偶尔开骂。后来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了,我们说什么,他都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唯有涉及我哥刁北,他光明白不糊涂,开骂已经不知道节制。可这回,我妈和我妹刁星的火力侦察,没遇到还击,在“刁北”和“大哥”这两个词反复灌入他耳朵时,他的演说渐渐停止了,好像在听两个女人的劝说,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与此同时,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但很空洞,似乎黑眼仁一下涨满了眼眶。“来,刁北,离我近点,”忽然,我爸把头向我转来,是向门口转来,冲着我——冲着门口伸出了双手,“我看不清你……”我急忙上前,把我爸的双手握在手里:“爸——”“新世纪了,你也该,振作了……”我爸的精神头似乎

又一下没了，说出的话有气无力。我连连点头，声声答应，替我哥刁北点头答应。“我知道，你说过，人和屁，一个样……哈，爸这辈子，就是个，是个屁。可你不是，你天赋好，又赶上，新世纪了，你不是屁，不是……”话没说完，我爸就死了，死去的瞬间，他盯住我，挺羞怯地笑了一下。他这是向我哥刁北发出的笑。敌对多年的一对父子，终于握手言和了，这让他这个好面子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这时候，我哥刁北正走下出租车，正冲进医院大门，正跑步上楼，正融入“老刁家人”都在的特护病房。他把我爸抱进怀里。我爸已经不是活人，但肌肤柔软，余温尚在，虽然眼睛闭上了，可活着时发出的羞怯的笑，还留在他肿胀的脸上。我哥刁北哭了。没有声息，珠玉成串。他的泪水落在我爸的笑上。

2001年元旦过后，五号早上，我哥刁北回到沈阳。他坐的是北京始发的五十三次直达特快。这是一种新型客车，车厢整洁，卧铺舒服，很适宜睡眠。可我哥刁北睡得不好，整整一夜怪梦连连。他梦到个女孩，在空中飘飞，不断膨胀像欲爆的气球。她想落地，却越飞越远，就哭又喊，求他救她。我哥刁北救不了她，只能醒来。下了火车，走出站台，我哥刁北愣了一下，他发现，站前广场鬼影幢幢，满目都是骷髅与干尸，要么青面獠牙，要么骨架嶙峋。他怀疑他还在梦里。他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前广场宽阔杂乱，乍望过去还对不准焦距，但移动其间的是些什么，不揉眼睛也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也猜得出来：没有鬼影，都是人影。只不过，欲雪的早晨浊气笼罩，乍亮的天光阴晦幽暗，人在咫尺，看上去也五官模糊，也衣饰朦胧。有时候，某人与某人凑得很近，已分得清彼此眼睛的大小与鼻梁的高低，也辨得出对方羽绒服的颜色与皮大衣的长短；但寒冷的早上，人们出现在站前广场，不是无事可干来闲逛的，不是来欣赏别人或被人欣赏的。某人与某人，即便恰好撞到一起，也都情急切切，脚步匆匆，会迅即分开各奔东西，道句对不起或骂声眼睛啦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视网膜上，假设曾留下过别人清晰的五官与确切的衣饰，也很快会再度模糊，重新朦胧，使每个人在每个人眼里，都如同鬼影。

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是我哥刁北心思诡异。

我哥刁北汇入翩翩鬼影，踌躇片刻，走向广场西南角的公共汽车始发站，登上由站前广场开往天堂墓园的九路汽车。他没什么行李。他由沈阳去北京或由北京回沈阳，就像由东单去西单或由省图书馆回北陵

小区一样，轻装简从。

破旧的公交车走走停停，蜗足龟爪。我哥刁北不以为忤，缩在车厢后边的硬塑椅上，比其他乘客显得安详，或者叫麻木。他腿上架着牛仔包，手上托本不厚的书。他上车早，有条件选择靠前的座位。他去了后边。在后边读书不惹人注意。书是屏障，我哥刁北一读书，车内的人，车外的景，就全被他隔离开了，留在隔离带里侧的，只有他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瑞士人，哲学家，成年后，物质生活一直简朴，甚至寒酸；但他并非天生的穷人，没优裕生活可过。他爸是欧洲工业巨头，死后留有大量遗产。可维特根斯坦像处理几双多余的袜子那样，把巨额遗产送了别人。这不足怪，富人向外撒金散银，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善举。维特根斯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钱没送给穷人，没送给社会慈善组织，没送给某一研究机构或某一研究项目；除了个别穷朋友，比如诗人里尔克，他的钱，都给了比他更富有的哥哥姐姐。读到这里，我哥刁北沉思起来，眼睛里边没有了文字，但阅读的姿势一如此前。紧接着，在心里，他偷偷笑了，是会心之笑。他是穷人，却会心于一个富人。他读的书，是《维特根斯坦传》。他双脚冻成了两块冰块。

维特根斯坦一生低调，六十二岁时死于癌症，死前曾受多种疾病纠缠折磨，特别是间歇性的精神危机，经常让他感到绝望。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临终遗言，费人猜想，因为那更像罗素或萨特那种哲学家发的感慨：“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

车厢内的跺脚声杂沓零乱，伴随着它们，我哥刁北度过了五十分钟的精彩阅读：九路终点到了。我哥刁北下车，快速步行五分钟后，钻进设在天堂墓园门口的保安室。保安之一认识我哥刁北，招呼我哥刁北取暖喝水时特别热情。我哥刁北没落座的意思，捧着热乎乎的纸杯说明了来意。小保安在墓园示意图上略一搜索，麻利地指出我哥刁北要去的位置。“喏，这呢，遇毓的墓。”我哥刁北也看到了，示意图上，一个红数码边上标俩黑字：遇毓。我哥刁北颇感意外。他没想不到，两个叠音字的前一个居然是“遇”。几年前，这名字在他耳边最初出现时，他脑子里没有“遇”的概念，他还以为，那“YuYu”爸妈和墓园有关人员所称呼的，是死者乳名：“玉玉”或“郁郁”或“昱昱”或“豫豫”。她居然姓遇。这个姓，比刁还少见。我哥刁北应了一句：“唔，是遇毓。”

天堂墓园在棋盘山南麓，地势甚高，这时已先于市内飘起雪花。零星细雪中，胳膊粗的松树和青灰色

的石碑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像识趣的死者家属排队等候领导接见。那些墓碑上,按统一格式,正面镶有死者照片并镌着死者的名字及生卒日期,背面则刻有字数不等的临终遗言。正面的东西货真价实,没人在亲人墓碑上为别人广告;但背面文字,就多有折扣了,它们很少是死者真正的遗言,大部分创意,属于我哥刁北。比如,一个打架被人捅死的小痞子,临终遗言是“给我报仇!”但按死者家属意思,我哥刁北得把小痞子的境界拔高一截,让原本站在市内柏油路面上横行霸道的他,一跃成为矗立于郊外棋盘山顶的宽厚圣人:“原谅一切!”那小痞子,挨着遇毓。我哥刁北大步越过一叠叠墓穴,没东瞧西瞅。对他的杰作或不杰之作,他都没兴趣赏玩。他径直来到遇毓碑前,止步细看:“嘘——睡眠真好,它让我安静!”我哥刁北端详着它,无法安静。他呼呼直喘。山上风大,他想闭严嘴巴少吃点风,却做不到。他看她照片。就像头一次知道她姓遇一样,他也头一次见到她长啥样。她是一块美人坯子。他半蹲下身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可往下一蹲,肚子一受挤压,一路上吸进肠胃里的空气活跃起来:噗!一个响屁溜出他肛门。

“遇毓,我能帮你写条更精彩的临终遗言,”他贴近遇毓,一脸神秘,仿佛和她说悄悄话,“告诉他们,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

“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我哥刁北在生命后期,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这不难理解。好多年里,我哥刁北为死神服务,有充裕的时间琢磨生死。触景难免生情,有感自然要发,用句自以为精当的妙语表情达意,也不算拿起鸡毛就当令箭。不能说我哥刁北是肤浅之人,但他的爱好,的确稍微小儿科些。他这一生,始终喜欢格言警句,多半还都歧义丛生——前期的偏于花哨,后来的趋于质朴。至于这句话,“告诉他们,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如同他掌握的其他格言警句一样,属于他的发明原创呢,还是引自别人的奥论玄学,我不得而知。它的前半截“告诉他们”,显然来自于维特根斯坦,但这半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作为“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的引导句,包括作为“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的引导句,“告诉他们”可有可无,没特殊意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我哥刁北也知道,“告诉他们”这种语气,源头也不是维特根斯坦,它来自《圣经》,来自上帝。

有一天,面对我和我妹刁星,我哥刁北突然推翻

前言,郑重宣布,他要否定“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这一说法。那天是在他家,他羞答答地过五十岁生日。

“为什么呀?”我和我妹刁星齐齐发问。这两年多里,“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这一论断,已成为我俩在生活中应对某些问题的坚固盾牌。我们喜欢它的讥诮与洒脱。我哥刁北的思想、观点、说法,绝大部分,肯定超过五分之四,我和我妹刁星都奉为圭臬,全盘吸收并广为传播。

“这句话,不太对,不太好,我收回,我再不会这么说了。它吧——倒也不光是矫情蹩脚,似是而非,怎么说呢?它,太草率了,太轻浮了。爱默生说,人是丧失地位的神;叔本华说,人是地球上的魔鬼;尼采说,人是动物与超人之间一条绷紧的绳子;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苇草。这些,都很经典,可我觉得,好像也都失之草率轻浮。人嘛,就是人,人太变化多端五花八门了,不可形容,没法譬喻,拿什么打比方都是盲人摸象……”

我哥刁北打着手势,想尽量把他关于人的结论说清楚些,说准确些。我和我妹刁星听得云里雾里,觉得他的解释言不及义。我们没再往下追问。我们怎能追问我哥刁北呢?追问就是怀疑,就是不信任。至少表面上,我们习惯于对他迷信。

在我眼里,尤其我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岁时,我是孩子或年轻人,我哥刁北则始终是大人,是与与众不同的大人,和爸妈那种大人判若云泥。他的一切言行,都强烈地吸引着我。早年的他,劳教一次坐监一次,却不是因为杀人放火强抢强奸……在我往昔的想象之中,我哥刁北是失败的英雄,舞动着一柄以卵击石的反抗的长矛,豪气凛然,义无反顾,将一股奇异的力量传递给我。这股力量强大诡谲,是我思想的养分精神的支柱。那些年,我哥刁北是我心中的圣人,我对他充满崇拜景仰。我估计,我妹刁星也是如此。

圣人有资格翻云覆雨。我哥刁北和我妹刁星说起了别的。“新,就是将陈腐庸俗的东西做新鲜化处理,闻,就是让瞞骗视听的谎言风闻于公众。”我哥刁北给我妹刁星当新闻专业老师。我妹刁星这个昔日的新闻本科生,现在是《北方都市报》新闻部总监。我思维没被他们牵走,低头想我的。二〇〇三年的我哥刁北,经历了生命中的几件大事,至少我这么认为。我很想效仿我妹刁星那个行当里的人惯常的做法,替他归纳个什么“十大”,强制清理记忆的门户:十大国际热点问题;十大腐败案;十大乌龙球;十大明星绯闻;十大感动中国的普通百姓……可惜我使出吃奶的劲,也凑不

齐“十大”，我只能替我哥刁北罗列出“六大”：

一，冬天，他见到了由日本回国探亲的女儿刁婵，他们阔别十六年了；

二，春天，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任恋人纪学青——三十年过去了，这时她叫纪安妮；

三，还是春天，作为 SARS 疑似病人，他在北京火车站医院留院观察二十一天；

四，夏天，我爸死了；

五，还是夏天，他的第四任恋人周铁燕因丈夫被“双规”患失忆症，不认识他了；

六，秋天，即此时此刻，他过起了生日，五十岁生日。

对最后这点，我得多说几句。过生日其实算不上大事，不光对我哥刁北，对任何人，对那些讲究过生日的人来说，比如我儿子刁阿斗或我妹刁星的女儿李小璐，也不算大事，时间那种周而复始的轮回更迭，能说明什么呢？我哥刁北就是这样的想法，从他记事至四十九岁，没过过生日，别人给他过他也拒绝。可这回，五十岁，他破天荒地找来我和我妹刁星，像模像样地宣布了他的年龄，显然，第五十次翻动生命记分牌这码事，被他当大事了。不知他赋予了它怎样的意义。既然他认为它非比寻常，我这当弟弟的冲他挥解剖刀时，也看重一回他的五十岁就不算毛病。我没想到的是，他赋予他五十寿诞的意义是死亡。

“五十岁了，可以死了，也应该死了。”我哥刁北严肃地说。

“那——大哥呀，你死时，碑上打算写点啥呀？”我妹刁星想解构他的严肃。

我哥刁北也媚生日之俗，这让我和我妹刁星没心理准备。可我们又知道，他一提生日，我们就来句“祝你生日快乐”，也不会是他的本意。我们有点为难。好在他没让我们为难太久，紧接着，他就把死亡并置在了生日旁边。他的俗，媚出了点不俗的味道。我和我妹刁星都好办了。一般来讲，我俩不主动与我哥刁北乱开玩笑。除非他先开了，我们跟上。在这点上我俩被动。这回我妹刁星主动了一回，我便随我妹刁星当了把主动的 B 角。

“嗨，这几年哥的经典语录是啥？‘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嘛！他要死了，咱就给他写上这个。”

“不不，不，”我哥刁北没以玩笑应对我和我妹刁星的玩笑，继续一本正经，“我宣布收回这个说法，收回。‘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不能成立。”他表情尴尬，但态度认真，好像他墓碑上马上要被我们刻上字了，

刻上“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了。

日常生活里，在口语中，“屁”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包括以“屁”为词根的“放屁”一词。但人们把它挂在嘴边，多取引申义：或相当于激烈的骂人话，或等同于轻慢的否定词，或类似于撒娇的嗔怪语。巧的是，这三种比较典型的情形进入我哥刁北大脑沟回，是在同一天，又发生在同一家人身上；同样巧的是，与他共同目睹那三幕的，亦是同一个人。

那是个中午。秋天了，大街上骚动的人群比天气热。倪可强从人群中揪出我哥刁北，像手里的热水杯终于有了置放的地方，他粗鲁地一推，就把倪可心塞进我哥刁北怀里。倪可心是倪可强的妹妹，但那时，我哥刁北恍然觉得，倒是他，天然地对倪可心负有责任。后来的事实证明，倪可强这么干，的确先期预告了我哥刁北与倪可心间的责任关系——应该说，是种反向的责任关系。当时倪可强甩掉倪可心这只热水杯后，还真搓搓手，与人们挨完烫后的反应一样。他用严厉的目光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妹妹和自己的同学，纵身一跃，跳上他同伴之一的自行车货架子，嘴里大喊“丫的反了”。我哥刁北敢怒不敢言，受人之托，亦是受人之迫，只能拉着倪可心，吞咽着倪可强他们自行车轱辘卷起的尘土，往明星电影院方向走。他边走边回头回脑，心思还放在身后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台阶上，对手边羸弱瘦小如同猫崽的倪可心毫无感觉。他扭向后边的视线，受到许多人背影的重重阻隔，映入他眼帘的一幅幅图像，全是脑勺肩背屁股脚后跟，没脸。

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很快也回到明星电影院门前。被围观者围在场子中央的两拨红卫兵，不是一小时前他曾看到的那两拨了。他们没动手打架。他们隔着幅巨大的毛泽东泳装照片，分伙站开，用嘴骂架。那幅照片，记录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畅游长江的一个瞬间。在照片左手边那伙人里，我哥刁北先看到的是倪可强与倪可心的姐姐倪可竞。她站在她那伙人前列，像个官，她身后的兵中，有她弟弟倪可强，和用自行车把倪可强从我哥刁北身边载走的那两个家伙。他们是三个痞子，没穿军装没戴军帽没戴红卫兵袖标不说，还侧歪着膀子，立楞着眼睛，手里分别拎着棒子板砖和铁锹。其他人，那些穿军装戴军帽戴红卫兵袖标的人，包括倪可竞这伙的，也包括毛泽东右手边那伙的，都没拿棒子板砖铁锹等武器，他们手里舞动的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就是他们的武器，包括他们的嘴和嘴里说出的话，也是武器：

“你们放屁！”

“你们放屁！”

“你们才放屁呢！”

“你们才放屁呢！”

“你们放的是反动派的狗臭屁！”

“你们放的是封资修的螺旋屁！”

“你们放的是你妈个骚逼的稀屎屁！”

“你们放的是你爸个鸡巴的毒气屁！”

……

倪可心憋着小嘴欲哭又止。我哥刁北轻拍她脸蛋，说不哭不哭，同时往前挤，冲倪可强招手跺脚。“可强，可强……”见倪可强看他，他指指倪可心。倪可强正骂得眉飞色舞，明白了他什么意思，不耐烦地说：“滚蛋，滚蛋！我革命呢……”倪可心竟也看到了他们，同样不耐烦地说：“小屁孩，别干扰斗争大方向，要么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么回家！”对倪可心倪可强这姐俩，或者说对老倪家人，除了手边的倪可心，我哥刁北都有点怕。他只能哄着倪可心，离开明星电影院门前，往明星胡同东口走。

明星胡同东口距明星电影院不足五十米，在明星电影院南边。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两三分钟后就进了胡同，往西又走不远，来到一群下象棋的男人身边。将那群男人聚拢在一起的，是两棵相距数米的老榆树。这会树上的枝叶已经枯黄，但看得出，夏天里，这两株老榆树一定浓阴如盖，并能通过相互的交融，为下棋人搭顶天然帐篷。这里是明星胡同及周边棋迷下棋的备用场地，窄了些。明星胡同及周边棋迷下棋的主场地，是明星电影院的左门右门前，那里地盘大，人们一般都往那聚，除非那里演电影开大会搞辩论，下棋的人才启用备用场地。

我哥刁北率倪可心走近老榆树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倪可心的爸爸。

倪可心的爸爸没参与下棋，他面朝胡同口这边，很醒目地坐在一把藤条圈椅里。他两腿都架在一只红漆板凳上，但两条腿的颜色和形状并不一样。着工装的右腿正常，右脚上也有鞋，而左腿，则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左脚也没装在鞋里，也可以说，石膏和绷带是把他左腿左脚连在一起的一只大鞋，大白靴子。他手里摆弄着一对拐杖。他的左脚，踝骨碎了。前些天，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和两个工友往广场混，想见识见识领袖真人。有几个南方不知哪省的红卫兵，自行组成纠察队拦截行人，不许他们进入广场。他是工人不是黑五类，几个毛孩子居然怀疑他们工人阶

级欲对领袖图谋不轨，他有意见，就说人家是南蛮子。南蛮子们不高兴他说他们是南蛮子，就抽出腰间链子锁打他，没两下，他就趴下了。当时，人家用南方不知哪省的方言嘀嘀咕咕，他就忘了他听不懂人家方言，人家却听得懂他的北京官话。他对与他同行的工友说：哼，小南蛮子，跑北京爷脚下抖威风来了。人家的链子锁就没客气，真在他脚底下抖起了威风，尤其链子锁一头的圆疙瘩，比厂里的冲压钻还蝎虎生猛，几下子他就服了人家。这会，他没下棋，正板着脸和另一个也没下棋的、嬉皮笑脸的男人争论什么，好像在说刘少奇到底娶过几个老婆。下棋的摊子与他们有点距离。看下棋的和扎堆聊天的，比下棋的多。

“……你丫就充明白吧。”

“我充明白？操，你丫屁也不是！”

“行，我屁也不是，你是屁还不成。”

“我当然是了——我也不是！”

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走了过去。

“倪叔叔，可强让我把可心送回来。”我哥刁北与倪叔叔说话有点发怯。

“爸，我饿了……”倪可心这个病猫似的小丫头，跟他爸说话也怯怯的。

“哦，谢你了刁北。不来一盘？”倪叔叔对我哥刁北挺客气，替下棋的人虚让一句。也有其他看下棋的人冲我哥刁北点头，意思是留他在老榆树下玩一会。他们都是大人。我哥刁北腼腆地笑，但摇了摇头。倪叔叔又回脸招呼倪可心，不耐烦地往胡同深处晃晃脑袋。“找你妈去。”

我哥刁北和倪可心离开老榆树，继续往前走，像走在一根没洗净血迹的猪肠子里。前些天，搞“红海洋”，明星胡同家家动员老少上阵，往胡同两边的灰山墙上刷红油漆，把胡同变成一根粗大的血肠。但很快，据说是周恩来的指示传达了下來，说热爱毛主席也不能把全北京都涂红了呀，那让外宾从飞机上往下一看，还以为北京是块血豆腐呢。明星胡同的大部分人，也觉得整天穿行在猪血肠里感觉不好，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妇女，还得了瘰症。没人敢猜他们得瘰症与什么有关。人们就又重新动员重新上阵，刮红漆，刷灰浆，给明星胡同恢复原貌。原貌很难彻底恢复，斑驳的红色没法根除，明星胡同只能是根洗不净血迹的大肥肠。我哥刁北还和倪可心走在一起，但已不为送她。进了胡同，就等于到家了，不用送了，倪可心不至于让洗不净血迹的大肥肠吓出瘰症。是我哥刁北回自己家，不送倪可心也得往前走。两棵老榆树在胡同东头，靠

近一号院，倪家在胡同中间，是二十一号院，我哥刁北住胡同西头，住四十三号院。

走过倪家窗口，我哥刁北扭了下头。他扭头，是下意识动作。临胡同的窗子，家家都不开，开的话，也扇扇都有布帘挡着，扭头也看不进窗子里边。可这会，倪家的窗子却冲外敞着，还没有窗帘随风飘动，那敞着的两扇窗子，一扇被擦得干干净净，另一扇上，搭着一干一湿两块抹布。

“滚，别动手动脚的！”我哥刁北听得出来，是倪婶在小声说话。接着他也看到了，倪婶背对窗子站在屋门口。

“嘁，摸一下呗……”是个男人的声音，也不大，听上去有点耳熟，想必是个邻居。我哥刁北看不到那说话的男人是哪个邻居，他被倪婶和门挡住了。

“回家摸你老婆去。”

“她？哼！她胸脯还没我鼓溜呢，你这对大奶子才是宝贝……”

“屁——你轻点！好了滚吧，掐出印儿来，老倪回来剁了你爪子……”

这时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已快步拐过她家窗口，站到了她家那座院子门前。“可心，”不知为什么，这时叫一声倪可心，我哥刁北竟声音发颤，脸色通红，好像他在向她求爱。成人以后，我哥刁北与倪可心谈婚论嫁时，倒没再声音颤过脸色红过。急于回家的倪可心，根本没注意也不可能注意，我哥刁北声音颤脸色红。她饿了。于是，这个瘦小、羸弱、懒叽叽的七岁女孩，面对我哥刁北，竟像她哥哥姐姐还有爸爸那样，露出满脸的不耐烦来。

“干吗？”

“你先，进院后，你先喊一嗓子再回屋，喊妈我回来了！”

多年以后，《春天的故事》一曲风行，眨眼之间，唱遍了中国的城镇乡村。不知它流行之前还是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陆续停止，倪可心的一笔笔日元，像扑向樱花树的漂亮蝴蝶，伴着《春天的故事》的优美旋律翩跹而至，假我妹刁星之手，换为人民币，成了我哥刁北标本柜里丰厚的收藏。

给我哥刁北汇钱之前，倪可心先与我妹刁星通了电话，确定了她的详细地址，又责成她通知我哥刁北她的决定。只是通知，不是征求意见。倪可心离开我哥刁北七八年了，只是最初，他听到过一点她的消息，后来这几年，五六年吧，她游离在他的记忆之外。这天，

我哥刁北采购回来，正在个本子上做开销记录：《心灵战——威胁还是幻觉》（五元七角）；《人道主义的僭妄》（二元一角五）；《外国历史大事年表》（二元七角）；猪头肉（五角）；挂面（三角）；洗衣粉（三角）……忽然门铃唱了起来，还有我妹刁星的叫声：哥！他收好本子，起身开门。我妹刁星进到屋里，想先卖个关子，可她不擅长掩饰喜怒，三秒钟后，嘴里就吐出了倪可心的名字，和她委托她对我哥刁北下达的通知。我哥刁北有点尴尬，像个素来矜持的贵妇，为一把短斤少两的菠菜对个商贩破口大骂时，发现看热闹的人里有个熟人。他不肯配合我妹刁星的勃勃兴致，不看她，只看窗外，同时冷冷地问：谁是倪可心——当然，他没问出口。他问出口的是：你过来怎么不先打电话？他知道，如果他问前一个问题，那叫欲盖弥彰，也叫矫揉造作。他接下来说的是，明天上班，你给倪可心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不接受施舍。

“哦，对了，我嫂子说你不应该拒绝，她有四条理由。”我妹刁星拧歪歪地陷在靠窗的单人沙发里，喝我哥刁北那只大白瓷缸里的茶水。

“理由？还四条？”我哥刁北自然起来，给我妹刁星往缸子里加水。“新沏一杯？哼，你就瞎编吧，她还会找理由？”

“你看你看，瞧不起人。我嫂子这么多年漂洋海外，闯荡江湖，还能一点不进步呀。”我妹刁星一二三四地伸出右手的四根手指，在我哥刁北眼前晃动。“我说的可都是嫂子的原话。一，那是一笔早年欠款的本金与利息——她啥时候欠你钱了？二，那是对变卖我姥房产的补偿——哼，那房子现在卖的话，值老了钱了；三，那是作为妻子交给家里的生活费——应该嘛；四，那是刁婶为她将来有收入后提前预支给爸爸的孝敬费——这条有点……”

“完了？”我哥刁北好像睡着了，好一会后，才有反应。

“完了。”

“知道给穷人留面子的善人，那叫真善。倪可心，就是真善，得谢谢她煞费苦心的四条理由。可惜的是，它们太牵强了——不牵强我也不接受。”我哥刁北恢复了正常，眼睛在眼镜片后边微眯起来。他看墙上的世界地图。绿色的日本躬着身子，如同在朝拜粉色的中国，借光接受朝拜的，包括土黄的朝鲜，明黄的韩国，以及赭色俄罗斯的一块边角。“刁星你告诉倪可心，我不缺钱，我过得很好。”

我妹刁星与倪可心通话时，倪可心要我哥刁北的

电话号码,说本来她不想与我哥刁北直接对话,因为不知说什么,可现在——我妹刁星说算了吧嫂子,他这人,还像以前那么不近人情,你心意到了就行呗,别拿热脸贴冷屁股了,犯不上让他训你。倪可心说不会,你哥从来不训我。倪可心的自信让我妹刁星惊讶。我妹刁星更惊讶的是,当晚电话里,我哥刁北与倪可心聊了近二十分钟,虽然也说了“无功不受禄”、“嗟来之食”甚至“自尊”这样的话,但始终和颜悦色。这是七八年来,这对夫妻间的第一次通话,他们声调平缓,口吻自然,好像在议论前一天晚餐的质量,或计划下一天的卧室布置方案。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穷,再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占别人便宜。”

“你看你刁北,我是别人吗?”

“我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

“别和我争了刁北,你知道我不会说话。”

“那——反正你实在愿意寄我也管不了,可我不會花,也许,我会把你的钱送给更需要的人。”

“你想这么干我管不了。我只负责寄,怎么花是你自己的事儿。”

这之后,我哥刁北又建议,那你别月月寄吧,太麻烦了,一年一回行吗?倪可心想了片刻说,一个季度。我哥刁北说,半年吧。倪可心说,做生意哪?讨价还价的。就一个季度。两人一齐在电话里笑了。

二

2000年12月31日深夜,我哥刁北应朋友之邀——应潘秋菊的朋友之邀,去康乐大厦参加聚会。他俩没一同前往。这天晚上,潘秋菊有采访任务,与发改委一位副主任搞年终对话。康乐大厦的聚会开始时间定在二十三点四十五分,名曰“随中国跨世纪酒会”。乍听这名目,谁都会以为它的主办方是国务院或中宣部。不是,它是民间行为。国务院或中宣部开会,找一亿代表,也轮不上我哥刁北。

我哥刁北在复兴路与西四环中路交叉口的东北角下车后,东张西望地辨别方向。他先看到的是马路南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暨三〇一医院的大牌子,再仰仰头,就看到稍远处康乐大厦顶楼的霓虹灯标志了。我哥刁北跨过复兴路来到三〇一医院附近,没继续南行,而是向医院门口凑过去。此时的街上,车少人稀,可医院门前的开阔地上,却聚群姑娘——也有骑士般环护左右的个别小伙,一望而知,他们是某些她

们的男友。这群结构松散的年轻人约五十余名,穿着鲜艳,打扮时尚,像准备参加新年联欢的中学生大学生。但走近看,却发现他们——主要是他们中的她们,神色凝重忧心忡忡,在昏黄街灯下,有些人还泪眼婆娑。我哥刁北不是冲她们的年轻貌美凑过去的,是她们的怪异的表现吸引了他。还不到十一点半,他有空闲关注点什么打发时间。观察一会那些姑娘,我哥刁北得出结论,她们没有请愿示威或冲击公共设施的意图。她们有的溜边独处,以手抚胸,仰望天空念念有词;有的三五成群,搂肩抱膀,焦灼地往医院院内探头探脑;有的则不断找寻交流目标,由此处快步走向彼处,以简洁具体的对话,进一步确认彼此的志同道合:

“放屁了吗?”

“还没放呢!”

这样的对话一本正经,问者声调低沉,答者表情严肃,不像搞笑,倒像地下工作者的暗号联络。我哥刁北肃然且悚然。在他看来,秘密接头这种事,只能发生在电影里,而最著名的接头语,也只能属于他这辈人的青春记忆,而不应点缀在她们的青春之中: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在此之前,我哥刁北对“屁”及“放屁”的引申义已多有了解,对几十年前的那一天也记忆犹新:倪可竟倪可强式的激烈的骂人话,倪叔叔式的轻慢的否定词,倪婶式的撒娇的嗔怪语……但此时的“屁”,“放”自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之嘴,还那么郑重,这逸出了我哥刁北的经验范畴。他忍不住,靠上前,问一个看上去冷静些的、悲伤度不那么高的、似乎年龄大些受教育程度高些的丰壮女孩,是这么多人的亲人同时在这元旦前夜生命垂危了接受抢救呢,还是一会的午夜零点,这里将诞生世纪婴儿?他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世界上,有许多人愿意给时间赋予意义,或把意义与时间扯在一起。那些邀他跨世纪的朋友便有此嗜好。潘秋菊转达那些朋友的邀请时,他没好意思说,其实一年前,1999年的此时此刻,他已应邀跨一回世纪了。当时在沈阳。沈阳的朋友认为2000年是新世纪起点,这一点,与北京的潘秋菊们有点分歧;潘秋菊们把新世纪的起点派给了二〇〇一年。当时在沈阳,在各大医院,冬日夜晚的十一点多钟,也有一批产妇正按压肚子或夹紧阴门,巴望子宫里的孩子能按自己愿望定时出生,成为世纪婴儿。可抢救病人与零点分娩,跟放屁有关吗?

“喊,哪跟哪呀!”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晚上，香港著名影视歌三栖明星——哦，名字我就不说了吧，只叫他xxx，我得尊重他人隐私。人家特意从香港赶来北京治病，为的就是保守秘密——在三〇一医院做疝气手术，肚子至腹股沟一带将挨一刀。得知消息的数百名xxx迷，如同玩具跳蛙被上满了弦，在这岁尾时刻，分别从东单西单高碑店石景山甚至天津石家庄赶来，为xxx祈祷手术成功。现在，手术结束了，大部分xxx迷也已散去。可这时，有学医的大学生说，做过腹部手术的人，肠蠕动会出现反射性抑制，胃肠内的气体和液体会产生积滞，只有等一段时间，排气放屁了，即身体机能运转正常了，手术的隐患才算最后消除，手术也才算最后成功。于是，一些铁杆xxx迷，就是剩下的这五十余人，大部分女孩及个别女孩的男友，便瑟缩在将裹挟着人类跨进新世纪的刺骨寒风里，耐心等待xxx放屁。

我哥刁北惊愕不已。此前对xxx他一无所知，可这时候，他也像个忠诚的xxx迷那样，东一头西一头地听那些吐气如兰的女孩子讨论xxx的腹股沟、疝气、屁。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宣布：xxx放屁啦！我哥刁北如梦方醒，在那五十余名姑娘小伙的欢呼叫喊声和喜极而泣声中，离开三〇一往康乐大厦跑。这天晚上，与潘秋菊们比，我哥刁北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间晚了一会，晚十三分钟吧。此后的几天，他虚心请教潘秋菊，学习使用互联网，搜索到不少屁的资讯。他四号夜车离开北京，五号早上回到沈阳。

天堂墓园是中国殡葬协会会员单位，是天朗集团的下属公司。天朗集团以给活人造房子起家，也干其他营生，从一九九二年起，新增了给死人建居所的项目。集团老总是女的，姓郎，叫郎甜，“天朗”是“郎甜”倒过来的谐音。郎甜和我哥刁北吃过一回饭，认准了我哥刁北不是凡人。“刁兄异才，相见恨晚哪。”郎甜说话瓮声瓮气，表达好感也不甜腻。她身胚比我哥刁北还显壮大。我哥刁北和我爸一样，一米七八，但瘦，竹竿型。郎甜的“恨晚”主要是客套，他们认识一年多了，没再交往。但郎甜的客套又不虚伪，她“甜”人的地方不在嘴上。“刁兄呀，我这有点寒碜人的活，不知你肯不肯出手帮忙。”这就是郎甜“甜”人的地方：一，她始终记挂着我哥刁北生计无着需要工作；二，她知道如何给我哥刁北留足面子，把给我哥刁北找活干反说成是求他帮忙。电话里，我哥刁北再三说我自己过去，可郎甜的紫红别克，还是抢先开进北陵小区，恭迎他下楼。“抱歉刁老师，郎总那边临时需要接待个客人，没

亲自来接您。”看郎甜司机那种客气的样子，我哥刁北恍惚觉得，“刁老师”是土地局局长或银行行长。郎甜的司机也是女的，小巧玲珑，妩媚婀娜。

“是这样刁兄，为了让天堂墓园特色更鲜明，我想出了个主意。”这时候，紫红别克已经回公司又接上郎甜，开到了棋盘山南麓。眼前是一块号称按园林化设计的缓坡荒地，郎甜兴致勃勃，仿佛能从八千亩山地上看出几万盗穴位，看出那穴位里生长的钱。我哥刁北不行，只能看到萧条和寒冷。这时是冬天。“从墓园开始营业起，一年内，下葬天堂墓园的死者将得到公司馈赠的代拟临终遗言，一年后，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费及怎样收费。这么干，我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我知道有领导倡议过，搞殡葬现代化，应该在死者墓碑上记录死者的临终遗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人死时说的肯定是好话，这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提这建议的领导很有实权，我估计，以后上边会要求所有公墓都设这项目。我希望先下手。再一个，我认识你，如果你肯做这个临终遗言的专职代拟人，我这买卖就做得过。”

“代拟，临终遗言？这怎么讲？”

“替死人说话呀，说些精彩的，漂亮的，打动人心的，有哲理的……不瞒你说，产生这想法，除了是我揣摩领导意图的结果，也是上回听你聊天，我受启发的结果。”

“噢，我好像，明白了……替死人，说些让活人，舒服的话。”我哥刁北努力回想他赴郎甜饭局那回都说了什么。他记不住了。

“我和许多人商量过，有人说这活挺卑鄙，往死人脸上贴金其实相当于抹屎；还有人觉得这活不吉利，给多少钱都不会有人干；更多的人认为，死者家属不能容忍别人替自己的亲人编造语录，这活注定了毫无效益毫无市场不说，还得挨骂……我就想，再让你帮我拿拿主意……”

“主意你拿。你要立这个项，我就接这个活。”我哥刁北不等郎甜把话说完，就做出了答复。“这事儿好玩！”山风很硬，他有点冷。“咱可以回去了吧？”

我哥刁北失去固定收入，都两年多了——他不把倪可心的“施舍”当成收入。

本来，有八年校对史的我哥刁北，已列入出版社行将实施的临时工转正计划，都有了被破格任命为编辑的可能。如果他有学历，肯定早转正了，早当上正式校对或编辑了。可恰在这时，各行各业都清理整顿，出版社清理整顿的成果表现在解雇临时工上。没了工作

的我哥刁北,没有了早年游手好闲时的洒脱,他慌了手脚,放下了清高。他不认为自己清高,但他的性格,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给人清高感。对别人的感觉他毫无办法。他放下清高的标志是,以前不肯挣的钱现在肯挣了,还主动请朋友替他广而告之,说他以后创收不再挑剔。他不再挑剔的意思,也不是像二十年前那样,装卸工的钱也挣,而是不再拒绝一些他以前拒绝过的收入——比如,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收费的提案议案,替大学生研究生写有偿的作业论文。他的职业底线是靠脑子和笔支撑生活。

我哥刁北认识郎甜,就是这时候。郎甜当好几年区政协委员了,很想混个市级资格,那阵子,其他门路她都疏通好了,但提交一点有价值的议案让她为难。她也知道,当哪一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与你交了什么档次的提案议案没必然联系。可她尚有诚朴的一面,她觉得既然想当市政协委员,就得对得起“市政协委员”这顶帽子,就应该弄几条见水平的议案证明自己。这样,我哥刁北的准经纪人朋友,替我哥刁北揽这个活时,就特别强调,对这个活得下工夫。我哥刁北不能率性了,得好好合计合计,他/她的议案,怎样才能与上级领导的意愿合拍。我哥刁北先研究市里主要领导的近期活动及各种讲话,再换位思考,把自己想象成市长或市委书记,经过几番主题变动和文字修改,他交给准经纪人三个信封:一个装的是环保,一个装的是公交,再一个装的是私企与国企如何在管理方面取长补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一般都是一人撰文,多人署名,好像群众集体写上访信,并非所有落名群众都参与过信的写作,甚至有人连信的内容都没细看。以前,郎甜总在其他人的议案上凑数,很不好意思;这一回,她不仅可以让人在她的议案上不劳而获,她的三条议案,还有两条得到上边重视,这让跟着她凑数的人都很荣耀。当上市政协委员后,郎甜大宴友朋,也通过我哥刁北的朋友约了我哥刁北。

“你穷疯啦,这活也干。”有朋友反对我哥刁北为死人服务。

“这种创意,应该是我的。”我哥刁北摇头叹息,除了遗憾还有点自责。“你知道毕加索临终时说的什么话吗?‘我不再喝了,我必须工作。’可另一个画家,英国人透纳,他说的是,‘再喝一杯吧!’”

我哥刁北已进入情况,谁再说他也没用了。人们还发现,他接这活,似乎与收入关系不大,肥硕的郎甜在付酬时,有点薄瘦。朋友们多半了解我哥刁北,没认为他是看上了郎甜,他们认为,他是从这个古怪的工

作里找到了乐趣。成了专职的临终遗言代拟人,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哥刁北立刻推掉了那类害人的活,比如,替大学生研究生写作业论文。他认为替别人长知识做学问是变相害人。

一年下来,代写临终遗言的经营项目大受欢迎,其程度超过郎甜和我哥刁北的想象,特别是有几个大领导大名人的亲属死后,被郎甜收罗到天堂墓园,又被我哥刁北代拟了别出心裁的临终遗言,这在没什么主见只喜欢看别人眼色行事的老百姓那里,收到了极好的广告效果。当然了,这项服务让人接受,主要是它有心理学依据。一般来讲,虽然活人都能理解自己有些偷鸡摸狗的大小毛病,却又都愿意死去的亲人能成为圣者,即使明知那死者生前是个魔鬼,死后没可能进化成天使,还是不惜对其大肆粉饰。死者为尊嘛。在规格不一大小不等的追悼会上,什么样的死者都能把天花乱坠的唁文悼词当锦旗盖,就是这道理。理想的人性境界,只存在于死者身上。一年之后,天堂墓园不再免费赠送临终遗言,他们出台了收费标准。死者家属没有怨言,讨价还价的都没有,甚至他们更渴望花点小钱,让他们亡故的亲人能唱出不同凡响的天鹅之歌。我哥刁北是谱写这曲天鹅之歌的功臣,他的收入相应提高了。从这时起,那类也许有益,但让人感到屈辱的活他也不接了,比如,替开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提案议案。他认为替别人参政议政既是屈己也是辱政。

一年前,他不代写作业论文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骂他有病;一年后,他不代写提案议案了,许多两会代表又骂他有病。

“放着那么好挣的钱不挣,这姓刁的,是不有病呀?”

这是一种罕见的病,其症状是持续放屁,名曰“屁超多症”。

遇险的发病毫无预兆。那天下午,高考结束了,晚饭后,妈妈陪她去看电影。她喜欢看电影。她长得美,文静雅致,小家碧玉,这她自己相当清楚。美是当明星的先决条件,她的梦想就是走上银幕。她没为梦想做过努力。当演员,也需要胆量,可她,只想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做戏,就脸红心跳。她只肯看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心跳。她性格内向,羞怯腼腆,说话沈阳味太重。她通过大量看电影支撑梦想。她专挑那种有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担任主角的电影看,尤其喜欢白种女人。有个暑假,爸妈出去旅游一周,家中没人监督她学